# 經韵樓集

金壇段玉裁若膺

## 二名不徧諱說 丁卯

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各本徧作偏今按以徧爲是注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按唐律疏義云禹與雨謂聲嫌而字理殊丘與區意嫌而理不別意乃音之誤音嫌謂雙聲周人丘讀如欺漢人丘讀去鳩切區讀如丘丘則周漢所同雙聲亦不計理殊理不別也唐人習於區豈俱切而不知古音故言之誤耳昌黎集作丘與蓲亦由不知古音而改爲蓲以同其音唐人雖昌黎不曉古音也不徧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按一一諱者謂人子人臣語言於二名諱其一又諱其一是之謂徧徧二者而諱之也不徧二者而

諱之則語言閒或必用上一字或必用下一字有斷不能易者用其一而巳旣用此一矣則一夕之話斷不再出彼一字良由孝子忠臣之心道其一已不自安寧有不檢而更道其一之理非不欲偏諱而有所妨礙於人事故緣人情而制禮如此也說文云徧者帀也曲禮云歲徧曾子問云告者五日而徧尙書曰徧于羣神凡閱歷皆到曰徧今人誦書逐字不漏者爲一徧是其義然則二字而次第盡舉之所謂徧也何以不云二名不皆諱而必云不徧諱也皆者總計也徧者散計也云皆則義未憭故必云徧古聖賢立言之精如此孔子之母名

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說者釋以言某在斯某在斯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言足則吾能徵之矣至若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則雖一簡之中二字並見無不可讀無不可書者不以私害公也若其單字為名則口不可得言惟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耳此經作不徧諱唐石經以下作偏諱乃譌字之甚者偏徧易譌故俗字以遍易徧偏諱則二名諱一之謂不偏諱者乃必二名皆諱之謂其義適與經相左今人幸有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之文不則此禮竟泯滅不傳矣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不能皆是而此條獨是云偏本作徧引

正義不徧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又引舊杭本𣏌文作遍固可訂今經疏之繆字確不可易矣顧秀才千里作禮記攷異乃云徧是而徧非其說曰鄭以一解徧不一一者皆徧有其一者也如其說僅舉一為徧則經當云二名則徧諱何以言二名不徧諱也一可以解徧一二不可以解徧而可以解徧不一一不可以解不徧而可以解不徧云皆徧有其一無論語拙仍是徵在二字皆諱其一仍是不徧諱而非不徧諱必改經文作二名則徧諱改注作二名不一一諱而後可云徧是徧非而又非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之旨矣毛氏正誤

岳珂沿革例亦云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康成所注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誤二君亦明知作偏之非矣乃千里謂毛氏誤讀正義造此臆說柳文舊本斷斷無有何耶且千里又云偏者唐律謂之偏犯疏義云偏犯者謂複名單犯不坐愚按此奏事犯諱條二名偏犯不坐自是唐人語用禮不偏諱之意而非用禮之偏諱字如千里說偏犯卽禮之偏諱然則經云不可偏諱一字律云偏犯一字不坐犯二字者乃坐何禮之嚴而律之寬豈後人之律不出於聖人之禮耶五經正義唐律皆進於永徽四年其時禮記未誤柳州拜監察御史

在貞元十五年尚未誤至開成石經而誤矣此固名儒所不闕者不得因其有數字勝於俗本者遂以燕石爲結綠也千里又云岳氏沿革例踵毛氏之誤云合作徧又云不敢與蜀大字本興國本輕於改也是在宋時竟有因諱父之言而輕改經文者其爲誤不淺愚按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曲禮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徧亦引疏不徧諱者云云亦引舊杭本柳文載子厚奉敕二名不遍諱云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然仍習既久不敢如蜀大字本興國本輕於改也沿革例之言如此夫岳氏與毛氏所據疏皆宋淳化景德時所刻單行疏文也

其可信者一也岳氏與毛氏所見柳文奉敕作遍同其可信者二也毛氏以徧易偏其可信者三也有可信三而倦翁不敢改識力不足也千里謂蜀大字與國本從毛氏之說改字是東坡所重毛岳校經所據之北宋本乃在嘉定後也其顛倒何如耶千里又云檀弓亦作徧可證愚謂不學無識之人旣改其一有不改其二者耶毛氏書此最爲佳處岳氏知其善而不能從千里乃力辨其非是可以校經否又按注不徧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文理必如是各本奪上不字則愈令學者惑矣凡若此類不必有證佐而後可改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曰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 丁卯

此條經注唐石經以下皆不誤注余一人今本覲禮作予一人今本覲禮誤耳何以言之鄭曰余予古今字謂余者古字予者今字禮十七篇有古文今文彼注多互見亦有不互見者如余予是也小戴記多漢人為之者如士喪禮云今文赴作訃而禮記多作訃既夕禮今文窆為封而禮記多作封士虞少牢特牲禮云古文醋皆作酢而禮記皆作醋是可知小戴多用十七篇今文之

字故覲禮作余小戴作予亦猶是也鄭所引覲禮作余而今譌作予非其舊也小戴曲禮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玉藻又曰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併此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三見皆作予惟曲禮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獨作余蓋唐人轉寫之誤猶之覲禮之余自唐石經以下無不誤爲予也曲禮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引覲禮余一人音義及正義皆經注予余互譌孔氏於玉藻疏云古稱予今稱余尤爲顛倒凡鄭言古今字者非如說文解字謂古文籀篆之別謂古今所用字不同如古人作衡後代作橫古人作鄉後代

作向是也周初蓋用余故禮經古文用余左丘明述春秋亦用余詩書則會萃衆篇而成多用予論語孟子用予春秋時名子字子我知春秋時用予而左氏特爲好古鄭意余爲古字予爲今字非可以互易之也云余予古今字則上字古下字今易之是無文理矣曲禮經作予注作余者今本所同而合乎鄭本者也若經作余注作予者雖出釋文正義而非鄭本之本然也凡讀經必得其源而後可以導其流不得其源無不反易是非者撫本禮記攷異謂此條撫本注作予爲是而經文之予當改爲余石經不譌也而譌之其所說一一似是而非

且使漢本覲禮之存於注者遂致失傳尤繆

禮記四郊小學疏證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 按四孔本作西西而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郊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系用王制語彼以四釋四則此必是四字確然無疑經必特著周之虞庠在四郊者以其不在國中王宮之東亦不專在西郊與前三代迥異故特明之

注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 謂虞上庠殷右學在西郊皆大學也而虞下庠殷左學在國中王宮之東乃小學也 或上東 謂夏東序周東膠在國中王宮之東皆大學也而夏西序在西郊乃小學也 或貴在國 謂夏周之大學在國中王宮之

東而其小學在郊或貴在郊謂虞殷之大學皆在郊而其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上庠
右學大學也在西郊此所謂上西貴在郊者下庠左學小學也
在國中王宮之東虞殷上西貴在郊則不上東不貴在國東序東膠亦
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所謂上東貴在國者西序虞庠亦小
學也西序在西郊夏周上東貴在國則不上西不貴在郊而但言西序在西郊不言虞
庠者以虞庠雖在郊而四郊兼設不專在西郊也故分別言之周立小學於四郊孔本
作於西郊非也虞上庠殷右學皆在西郊故併言之
夏西序周虞庠一在西郊一則在四郊故分別言之
尚經文作虞庠在國之西郊則注於西序虞庠亦小
學也之下祇云在西郊三字已足何煩分別作西序
在西郊周之小學在西郊十二字複贅不已甚乎蓋
因經文四譌西故注文亦四譌西而孔疏不辨耳祭
義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二注
若合符節亦可憭然矣周小學在四郊經中略可攷

如王制云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郊學所謂郊學者葢卽此四郊之虞庠也周禮之制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命鄉簡不帥教者或右鄉左鄉互移而又移之郊爲之習禮於郊學四過百里之內七萬五千家之衆未必郊學祇在西郊一處鄭云習禮於郊學不云西郊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注云語謂論說於郊學此亦卽謂四郊之虞庠也孔疏云郊西郊也仍用其誤本王制說之而以古說不然也乃益之曰或偏在四郊是其中無定見一如釋祭義之自相矛盾也

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釋膠庠以二字之義以音釋義者也

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釋此周之小學名虞庠之故不名下庠者虞之上庠下庠其制無二故渾言之曰虞庠不必析言之曰下庠也明堂位說魯禮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亦祇渾言曰庠庠制者有堂有室庠之言養也養人則必有室序則無室見鄉射禮注

其立鄉學亦如之謂鄉學爲庠制有堂有室是以鄉射禮注云以有

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引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
庠門之外而王制耆老皆朝於庠注云此庠謂鄉學
也孟子史記皆云周曰庠正謂周之六鄉
及四郊皆依虞庠立學大學復有上庠膠或作絿
此記字
之異者

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上云設四學下云八學文氣緊
接則八學謂八
此上文之四學

注曰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有字依通典所引補周有四郊之虞
庠郎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學於四郊是也二注若
合符節則作正義者引王制經注以釋之可矣而孔
氏釋天子設四學則牽引儀禮注周立四代之學謂
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八學而大子齒則云天子設
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設四學
據周言之抑何令直下易說之經文不可通貫耶豈
天子設四學之經文有疑他代天子皆如是耶虞庠

乃虞學何得冠之以四學而以一承四耶推求其故由孔本王制既誤此注亦誤作謂周西郊之虞庠也故故不得其解而傅會聯合之曰四學中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故鄭注單舉西郊之虞庠勉強措辭如此豈四學者三大學一小學故云有虞庠爲小學耶三大學一小學則不倫若四皆小學而惟西郊名虞庠彼三郊又何名也經籍流傳展轉錯誤孔之此注此疏皆本作西郊而今版本則又皆譌爲四郊是今譌之本於理不誤而於孔氏本則誤也孔氏注文作西郊之虞庠既勉強立說矣而皇侃本作四郊之虞庠孔不能廢之也故其釋注云皇氏云四郊虞庠此孔言皇本之不同也又云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此孔言皇說如此也皇本作四郊皇說四郊皆有虞庠攷杜氏通典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引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又引崔靈恩說亦云鄭注祭義云曰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劉崔皇杜所據禮記經注皆作四郊孔非不見皇本而必不從之必依誤本立說甚爲疏謬近者

孫侍御願谷讀書脞錄引劉芳傳以證今本王制誤字其說確然可信而劉秀才千里必云西是四非謂四郊爲王肅說謂某侍御校勘亂道夫崔皇杜皆云鄭注祭義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並未及肅本肅說劉芳表末雖及肅說而援引者亦盤然鄭注非肅說也侯孔之謬誤而以肅爲歸惡之下流並解經之道乎且四郊小學之說其由來古矣大戴禮保傅篇曰及大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引學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案大戴先云入小學下即列此四學後乃言帝入大學然則此四學者即所謂小學即王制祭義四郊之學也故劉芳本之表云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引保傅篇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大學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崔靈恩亦本大戴禮而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在西郊曰西學在南郊曰南學在北郊曰北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盧辯注大戴禮亦言四郊之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疏引舊說偏在四郊此經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劉芳引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

鄭氏則不云遠近案王制移郊注郊在鄉界之外爲習禮於郊學合諸周禮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然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在六鄉鄉學之外六遂遂學之內故王制云不變左右鄉互移又不變移之郊又不變移之遂是自內移外自近移遠鄉學蓋在五十里近郊郊學蓋在百里遠郊遂學蓋在遠郊之外二百里爲野之內百五十里之處鄭說甚明而孔疏乃云鄉學在近郊之外郊學在近郊謬矣王肅云郊學在近郊五十里與鄭異而云小學在四郊則同竝無鄭作西郊王作四郊之證安可云作四者必王肅說乎且王制移郊鄭注習禮郊學不云西郊文王世子語郊鄭注亦不云在西郊是鄭意明謂四郊皆有學也干里云若四郊之西郊東郊皆有學則東郊在大學東之東而大學在中鄭云或尚西或尚東無尚中之說也愚謂周之大學東膠在國中王宮之東以王宮之東爲上東耳至於國外四圖有四學何乘於大學之尚東哉聖人因時立制斷不如此拘泥況上西上東乃注家之言非經有明文也千里又云虞庠在國之西郊與大學在郊互見發凡一爲周制小學一爲殷制大學同在西郊經文一言西一不言西故

曰互見慁謂凡發凡者欲人知其例也舉周制小學所在爲殷制大學所在發凡可令人知其例乎且殷之大學卽右學在西郊者作王制者何不云右學虞庠皆在國之西郊爲徑直乎而乃爲此不可解之發凡乎經之必云虞庠在國之四郊者以古無四郊小學至周始有之故特著之也注必云周立小學於四郊者所以釋經亦以別於注上文虞殷大學名上庠右學者在西郊夏小學名西序者在西郊皆未嘗四郊兼設也千里又云賈氏孔氏云虞殷尚質貴西夏周上文貴東若四郊皆有學則亦西亦東非文非質未之前聞慁謂虞殷尚質而貴西夏周上文而貴東孔氏或有所本然表記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則安見虞殷必皆質夏周必皆文哉鄭之分別上西上東者以地勢西高東下故云上庠在西下庠在東王者南面西爲右東爲左故云右學在西左學在東若東序西序東膠本有東西字故其分別如此而四代之用意不可遽詳質文之說不可爲典要況四郊有小學愈見上文之意也千里又云此經之上文祀先賢於西學注云西學周小學也此非周立小學在西郊之明

諮耶愚謂祀先賢於西學正與保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相符合西學者四郊學之一而祀先賢必於此故謂之西學而注云西學周小學也明其為小學在西郊者也別辟也若下文天子設四學注則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明其為周之小學在四郊故稱四學也都辟也以小學注西學以四郊之學注四學依經立注如雝壁不差毫釐何得援西學二字遂以證王制虞庠在西郊乎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此大學之尚賢者也說者亦云瞽宗在西小學祀先賢於西學其意同也大學有四而祭有道有德於瞽宗天子視學於上庠則養老於東序諸侯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是四學所事不同郊學亦猶是也故知祀先賢惟在西郊之學而不在三郊之學孔氏所未能詳者今觀縷陳之如此抑愚又案周小學大學皆有四小學有四則王制內則之虞庠在國之四郊大戴禮之東學西學南學北學是也大學有四蔡邕月令章句曰明堂者言其正室之皃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雖各異名而同

實也是也是小學大學各有東西南北四學祭義天子設四學注謂四郊之虞庠也言小學也若文王世子注云周立三代之學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二注正是一義四代者虞夏殷周離周言之則云三代鄭所云四代之學不與蔡邕同以玉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之制知之言三者制相同而已非一處也然則大學亦不在明堂也大學立四代之學於小戴記略可證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東膠大學也四代大學之一也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云始之養也適東序又曰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言此東序卽夏之大學東序也亦四代大學之一也又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曰禮在瞽宗以明堂位瞽宗殷學釋之則瞽宗卽殷之右學亦四代大學之一也文王世子曰書在上庠鄭注文王世子曰養老於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此上庠卽有虞氏養國老者亦四代大學之一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文王世子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鄉注文王世子曰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然則成均卽上庠虞學也瞽宗殷學也東序夏學也而東膠周學也

是之謂四代之學皇氏文王世子疏云若尋常視學
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所謂周立
四代之學四代者如此但許析其東西南北則未有確據
百而此四代之大學必在國中故鄉射注明言周立
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分別書
然是則與四郊小學皆名虞庠者判然二事四郊小
學祇用有虞一代之制不得言四代也而孔氏乃以
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此天子設四學以
入西郊虞庠釋當入學是非經文天子設四學一句
為大學當入學而太子齒一句為小學二句不相屬
乎云四學中有虞庠為小學然則非三大學一小學
併合為四學令讀者斷不能解乎其不可通明矣昔
盧辯以虞庠東序瞽宗及四郊之學釋條傳篇東學
西學南學北學其誤正同亦以三大學一小學樑之
為四然尚依經注四郊字未嘗敢改為西郊也明堂
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
學也頖宮周學也此亦用四代之學文王世子注所
謂得立三代之學者亦是大學而非小學凡大學小
學之當分別者如此雖然諸侯教命然後為學王制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經系之諸侯注云此

小學大學殷之制正謂周制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也駁五經異義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圓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桼此條之意謂三靈辟雍自在郊大學自在國判然二事與禁邕明堂月令論之說亦通然不同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也者謂殷制大學在西郊變於夏制大學在國文王在殷時用其制而武王襲之又別造四代大學也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注云郊射爲射宮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熊氏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愚謂此不分小學大學此郊宮即文王辟雍此左右即在辟雍中分左右以明天子諸侯之等級也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周禮亦云澤其射椹質之弓矢鄭云澤宮名也正義云蓋於寬閉之處近水澤而爲之愚謂即謂璧雍水圓如璧也振鷺傳曰雍澤也凡此皆孔氏所不能詳者故必詳言之以見鄭說之脈絡貫通學者讀而涉

焉未容輕留一辭于里館之札又云某不過以西郊還之自古相傳至唐賈孔所受之經與注而已不過以四郊還之劉芳皇侃崔靈恩以及芳所引肅注不容輕用彼改此而巳云云恩謂以西郊還之賈孔信矣而云西郊乃自古相傳之經注經注其能僞首受誣乎以四郊還之王肅劉芳皇侃崔靈恩謂此乃肅本彼四人及杜佑其有僞首受誣乎且大戴禮亦可廢乎北史通典遂無人能通其文理者乎孔氏云皇侃時乖鄭義時之云者偶然之詞也孔之遵皇者不可枚數矣此條孔依西立說而仍不敢廢皇蓋其愼也今以四郊歸之王肅以西郊歸之鄭著其說於禮記攷興示學者宗西鄭四以孔誤誣鄭誣經而令周家學校大典湮沒不傳矣而乃謂頤谷依他書以亂本書禍漸涉於紊經耶凡讀經者求其是而已孔氏之是處固多而此條則非其他篇之疏及賈氏鄉射禮疏皆襲說本作西郊今合大戴禮三禮注及魏隋唐諸家以正禮記之謬文以雜孔賈之謬說可以懸諸國門而不刊質諸人心所同而無迹者固在今日也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惟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此引文王世子以證入學而太子齒按王制文王世子二篇王世子入學皆齒然則王世子十八入大學則於大學中齒十五入小學則於小學中齒

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 丁卯

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 注 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卒哭而致事

此經注各本鉏鋙今按當如右爲是孔子之言三代並舉以周人卒哭而致事荅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應否金革之事不避一問一荅皆重卒哭二字卒哭以前無不避金革之事不待言也若至於卒哭則周人方致事寧有不避金革之禮故經重周人句若經

無此句但云夏后氏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而已無論從周素志不當隱而不言且尙未荅所問也注云致事還其職位於君者汎釋三言致事也云周卒哭而致事者正發明聖人荅子夏之問謂依孔子語則周禮卒哭而致事矣何得有卒哭不避金革之禮與舉周不舉夏商者夏商非周禮於荅問爲因事及之也下文子夏問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仍謂卒哭後省文不言耳孔子荅以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注云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可知此經前後皆重卒哭字矣自唐石經無周人卒哭而致事一

句以後各經皆然注則或云則卒哭而致事岳氏引舊監本及今各本皆然或云周卒哭而致事岳氏所見諸本及北宋注疏本嘉徵君所照校者皆然今按注作則者周之譌字也周是而則非也其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者孔穎達之本是也其經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者皇侃之本是也孔氏正義曰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避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豈非禮也與據此疏明云孔子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孔本

經之必有七字無疑也孔引皇氏云知周卒哭而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旣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據此皇語是經無周明文注則有之鄭推而知故云經無注有者皇本也皇本既與孔異而孔不分別言之者古人作疏多自爲書不附經注之下孔所據皇疏所自作疏皆不載經注文故衹引其說其本不必同如祭義疏皇作四郊孔作西郊不必同也實事求是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注有周卒哭而致事者是也公羊傳宣元年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何

注曰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
可奪親也徐彥解云曾子問文何休係之孔子曰徐
統係之曾子問耳曾謂經無此七字乎因漢唐本之
可據者也梁皇氏作疏時有奪七字者而皇從之而
開成石經從之原其所以去此七字者淺人以爲注
與經不應重複故刪經存注皇乃附會爲之說而徐
彥所執之本固不奪至宋有興國軍本不奪見於岳
氏沿革例又有撫州舊本不奪注作則卒哭而致事
今現存閩門顧安道家岳氏無識經多七字注作則

字皆不敢依改其淺陋如此近顧千里作撫本禮記攷異乃云與國本改注為經而撫本依之剜添撫本並非依與國剜添也計其字數去此七字則此行空二寸許決不然也又云與國本注無周卒哭而致事此岳氏所未言者千里何以肊斷也又云山井鼎云古本經有七字足利本同此正可見學在四夷而必不之信必云不應經注兩有則不知文理之過也其最誕妄者改疏孔子旣前皆為前含謂孔子能用鄭康成語又謂公羊引曾子問難以為據何昏瞀一至於此善讀書者如無厚入有閒循其理而已不善讀

書者如芟刃斷大觚不循其理而已

又按注當作周則卒哭而致事周則二字都有今本各奪其一非也云周則者近承夏商言之遠與所問針對言周制則如此乃可不避金革乎周人不當從周制乎一則字而義已憭然也

又按宋人以疏合經注者以此之疏合彼之經注本故經注與孔疏不合必知孔疏而後知孔所執之經注本必知皇疏而後知皇所執之經注本知必尋味經注之義理脈絡而後可以知孔之經注是皇之經注非也故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定義理之

是非狂趣之人何足與於此

又明有澄江本但刻經文每半頁二十三行每行二十七字書賈謂爲南宋巾箱本此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獨古本面目

亾友任侍御子田名大椿刻九經三傳沿革例序謂周卒哭而致事決非經文葢未能知皇孔二本之不同也恨不起而質之

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唐石經奪有文二字此所謂名儒不閱者也而千里禮記考異是之其說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八字一句上下相應矣其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則以禮本既立又須文乃行故連而說之本可云立文不可云立今各本衍有文二字幸唐石尚存可以取正何乖僻如是東原師云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苟定之信之而近是也倘爲不可況不可通哉試誦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行文常法也乃云可以去有文二字待其

下連而說之意謂本重於文不知此篇文重於本故全篇所言皆說禮之文所謂義理也義者合其宜之謂理者別其條理之謂其言忠信者惟有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一節而已正義亦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合於天時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也鄭目錄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意也鄭意謂習禮之文故篇目爲禮器安有重忠信之意乎校書者就一字一句異同鹵莽立說而不覩上下文以求其義理乃好爲厭常喜新之說以欺眎天下謂天下無能測我之淺深當以千里爲鑒

禮器注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人者若孝子之爲

也孝子就養無方

此注各本譌舛作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者常若孝子之爲也不可通宋撫本作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闕二字今按當依撫本而補人者二字正義云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此注中有無常字之證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注云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正義云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此注所以云告

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人者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

雜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注云喪大記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比君升乃鋪

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

按君至以上喪大記文也君至者至而未升也主人迎

而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此時商

祝乃布席已而君升卽位於序端故注曰比君升乃布

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謂布席在君至未升時也經

文其詞言君升乃鋪席其意言君至未升乃布席注引

喪大記者謂此經與喪大記所說互相足也周漪塘曰

正義云比君升堂元刻十行本亦作比皆可證比猶及

也撫本及惠校本比作此皆誤千里云此者此經之君
其可笑如此

## 亯饗二字釋例 戊辰

凡字有本義有引伸之義有叚借之義說文解字曰亯者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引孝經祭則鬼亯之是則祭祀曰亯其本義也故經典祭亯用此字引伸之凡下獻其上亦用此字而燕饗用此字者則同音叚借也說文解字又曰饗者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是則鄉飲酒之禮曰饗引伸之凡飲賓客亦曰饗凡鬼神來食亦曰饗而祭亯用此字者則同音叚借也其在易曰王用亯于西山王用亯于岐山王用亯于帝利用亯祀二簋可用亯致孝亯也聖人亨以亯上帝先王以亯

于帝立廟其在周禮曰亯先王曰亯先公亯祖曰追亯
朝亯曰祀大神亯大鬼其在詩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亯
我將我亯亯祀不忒以假以亯其在書曰茲予大亯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亯之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亯其在孝經曰祭則鬼亯之此皆謂祭亯也其在易
曰公用亯于天子其在周禮曰廟中將幣三亯其在禮
經曰四亯皆束帛加璧又曰奉束帛加璧亯又曰聘于
夫人用璋亯用琮又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亯禮又曰
不亯有獻其在書曰汝其敬識百辟亯亦識其有不亯
亯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亯惟不役志于亯凡民惟曰

不言論語曰言禮有容色此等皆下獻上之言由祭言之義引伸之也獻於神曰言故凡下獻上曰言也至若饗之字起於鄉人飲酒故從鄉食會意豳風朋酒斯饗毛傳曰饗鄉人飲酒也其牲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各本毛傳奪飲酒也其牲鄉人七字而孔氏正義尚可據補饗字之本義也其禮主乎養老故鄉飲酒義曰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即鄉飲酒之極盛其席位同乎賓介衆賓其儀類乎徵先生君子文王世子之注詩泮水之箋以及說文广部曰天子饗飲於辟廱水部曰諸侯饗射於泮宮

皆其證也引伸之飲賓之盛亦曰饗謂其以敬老之禮隆之也小雅彤弓曰鍾鼓既設一朝饗之鄭箋云饗大飲賓也大司樂注曰大饗饗賓客也聘禮注曰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其在周禮曰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或言饗食或言饗燕或言賓饗或言大饗其在禮經覲禮曰饗禮乃歸聘禮曰公於賓壹食再饗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其在禮記聘義曰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雜記曰夫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此等隆於賓客之禮皆謂之饗者謂敬之如養老也敬之如尊賢也是其名因鄉飲酒而立也最重曰饗次曰食次

曰燕饗與享二字之㓝造不同而各有引伸之用其大恉如此而饗从鄉食會意鄉者今之向字也故又引伸爲鬼神歆饗之饗其在小雅上言以享以祀下言神保是饗周頌上言我將我享下言既右饗之魯頌上言享祀不忒享以騂犧下言是饗是宜商頌上言以假以享下言來假來饗唐宋本皆如此皆上享謂獻之下饗謂來食也其在禮經士虞禮曰饗者二曰尚饗者二皆勸強其來食也特牲饋食言尚饗者二少牢饋食言尚饗者三注曰尚庶幾饗歆也此饗从食之引伸而不謂生人之來食爲饗者別之也孔子既沒周室著書名之論不行六經

轉寫雖捷疾無差而閒有彼此齟齬不可知者如左氏傳有神降于莘以其物亯焉是祭亯與他經同也而凡饗食燕則作亯食宴如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亯之王曰王亯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亯卿當宴成十二年亯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定十年齊侯將亯公莊十一年鄭伯亯王於闕西辟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鄧侯止而亯之十四年楚子如息以食入亯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亯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戰克而王亯晉侯朝王王亯醴命之宥二十八年王亯醴命晉侯宥以上四亯字俗本作饗古本作亯又僖十九年用人其誰享之此當作歆饗字亦今本作饗古本作亯凡

若此等皆當作大飲賓之饗而皆用祭亯字爲之此蓋左氏用六書叚借之法也又尚書蔡邕今文無逸作饗國而古文尚書無逸四云亯國呂刑一云亯國康誥乃以殷民世亯洛誥四方其世亯字皆作亯此當用歆饗引伸之義而叚借亯爲之者也若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中饗燕歆饗字作饗矣祭亯字亦皆作饗如月令大饗帝曲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此謂祭五帝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郊血大饗腥此謂祫祭先王也與郊特牲大饗尚腶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謂饗諸侯也字當分別掍而同之惟祭法說祭祀作亯是又漢人之同音叚借而於周禮

禮經不合者也凡經典言饗二字之用可說其例者如此

近有莽入於饗字絕不知其本義以及引伸叚借之義故略爲言之可以知叔重之精詣也

說文饗字解　己巳

說文解字全書其篆文下必舉篆之本義不及其引伸之義其他篆下說解用此篆本義者則此彼互注所謂考老爲轉注是也有用此篆引伸之義者則與本義訓說可相通如初爲衣之始始爲女之初而凡始凡初可用是也斷無有說解中所用與本篆義絕不相蒙者此許氏之例也饗篆下曰鄉人飲酒也从鄉食會意鄉亦聲此義見經絕少惟毛公豳傳言之惟許氏述之於形求義固此篆之本義鄉飲酒禮之重所從來之遠倉頡特刱此篆之指非毛公許氏孰傳之而孰信之哉卽此

一字知許氏之功大矣全書說解中用饗者祗有三廱下曰天子饗飲辟廱也泮下曰諸侯饗射泮宮也侯下曰春饗所射侯也此三饗爲本義歟抑非本義歟曰饗有叚借之用有引伸之用叚借之用如禮記祭亯字皆作饗是也許亯下曰獻也引孝經祭則鬼亯之禮下曰精意以亯是祭祀必作亯不作饗可知也引伸之用如毛詩三禮大飲賓之饗燕字鬼神來食之歆饗字皆是也飲賓祭祀皆不於大學則辟廱泮宮之饗非飲賓神格可知也然則此三饗其爲鄉飲酒之本義可知矣辟廱饗飲者天子行鄉飲酒之禮也泮宮饗射者諸侯行

鄉飲酒之禮也文王世子之記曰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注謂席位之處三老如鄉飲酒禮之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記又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謂鄉飲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大雅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箋云有醇厚之醴酒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此天子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魯頌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豳風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傳曰饗者鄉人

飲酒也其牲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掌學校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此諸侯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然則侯下曰春饗者何也曰舉春以該秋也大戴禮曰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注云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鄭文王王世子亦云爾是則春秋皆養老也月令仲春上丁習舞天子親往視之仲丁習樂季春之末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養老之先事也然則泮下兼言射侯下言春饗所射侯其義何也曰古者鄉飲鄉射必聯類而行是以天子諸侯饗與射亦常聯類而行古者飲尚齒射尚賢

王制曰習射上功習鄉尚齒二者不可偏重故其事聯類而行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言射以賅飲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言飲以賅射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謂先行鄉飲酒禮而射也卿大夫以下先飲而後射天子諸侯則先大射後養老天子諸侯賓射於朝燕射於寢大射於澤於射宮射宮者大學也樂記注曰郊射為射宮於郊鄭說辟廱泮宮皆在郊矣行葦爲養老之詩箋云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今我成王承

先王之法度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醴酒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正義云樂記祀乎明堂以敎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敎諸侯之弟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行葦之射必爲大射王制曰王子國子不帥敎者王親視學注謂習射習鄉以化之習射即大射習鄉即養老也此天子大射而養老之證也七月行葦皆豳公劉之詩而七月言朋酒斯饗行葦言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鄭云先王者正謂公劉故下文成王謂之曾孫然則敦弓既堅舍矢既均者謂公劉也此諸侯大射而養老之證也然則詩泮水但言養老不言射而

許云諸侯饗射之宮何也詩以飲賤射許知其義故兼言射也然則雝下但言天子饗飲不言射何也以飲賤射也泮下鉉本作鄉射此亦以射賤飲鍇本作饗射侯下曰春饗所射侯謂春將養老先行大射之侯也大射張皮侯而棲鵠其禮大故得專侯名爲人父子君臣者各以爲父子君臣之鵠故其字从人也不言祭而但言饗何也以養老賤祭也祭之大射著養老之大射隱故於此著之也古之養老用鄉飲酒之禮故禮注謂養老爲飲酒古大射賓射燕射不外鄉射之禮故禮大射有如鄉射之禮之文蓋其儀雖多不同而其爲尊長養老一也則皆得謂之飲酒

也其爲序賓以賢一也則皆得謂之射也樂記射鄉食饗注云射鄉大射鄉飲酒也皆義和於射鄉注但云鄉鄉飲酒也不言射爲何射蓋包諸射在內鄉飲酒則包養老在內卿大夫以下謂二事爲射鄉天子諸侯則謂之饗射辟詩說曰辟廱者圓如璧壅之以水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言春射秋饗者錯其辭春秋各有射饗也故許說解中三言饗皆同饗篆下本義近之淺人乃謂此等斷非鄉飲酒鄉飲酒斷不行於小學大學凡王制文王世子射義三注行葦泮水二箋所云飲酒者斷非鄉飲酒其離經叛道甚矣何足以知經知許鄭哉

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考 己巳

禮有二事名異實同實不盡同而無大異者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是也鄉飲酒禮在禮十七篇中有專篇鄉飲酒義在小戴記四十九篇中有專篇而養老之禮無專篇散見於周禮及戴記中天子諸侯行之讀戴記王制月令文王世子內則郊特牲樂記祭義周禮外饔酒正槁人羅氏伊耆氏諸經注養老之禮於斯可見若鄉飲酒禮則禮經戴記專篇及周禮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彬彬可考矣鄉飲酒禮在大司徒祇曰賜禮鄉大夫言其所用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注曰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也攷禮經曰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亦如此學者據此二經謂鄉飲酒禮專以尊賢而不知鄉飲酒禮之起起於尙齒蓋鄉飲酒禮不起於成周也豳風七月詩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曰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夫周公陳后稷先公風

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而作是詩公劉乃后稷曾孫計其時當夏之初已行此禮是此禮起於虞夏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鄉亦聲當黃帝時倉頡特造此字是此禮起於黃帝黃帝堯舜始爲此禮者恐天下後世不知敬老則不知孝弟成周制禮始用此禮以舉賢能者謂賢之可敬同於老之可敬也鄉大夫興賢能之文曰以禮禮賓之以者用也用古尚齒之禮也十七篇中僅存諸侯之鄉大夫賓興賢能一篇故篇中不及尚齒之事黨正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鄭注曰正齒位者鄉

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亾以此禮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是可知古固有專篇記鄉飲酒禮尙齒之事漢初巳亾周禮黨正所言者禮之常也鄉大夫所言者禮之閒行者也何以言之州長春秋行鄉飲鄉射禮黨正於歲十二月行鄉飲禮一鄉凡五州州凡五黨然則十二月每鄉行鄉飲禮凡二十五所二十五所不必一日也則可以互觀春秋之行鄉飲鄉射禮各凡五所五所

不必一日也則可以互觀又飭不帥教者習射習鄉又飭移左移右鄉者習射習鄉又飭移郊學者習射習鄉是鄉飲之禮每歲一鄉中數數行之而賓興則畢三歲正月乃一行之數行者皆主尚齒一行者乃主尊賢故曰尚齒者禮之常也此鄉飲禮之大略也養老禮之見戴記也曰養老曰引年曰憲曰乞言惇史曰旅酬曰合語天子養老於東序命公侯伯子男亦養老於東序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驩於邑是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養老爲先務天子諸侯養老之禮自亦必各有專篇而亦已亡綜其實蓋不外乎鄉飲酒之

禮文王世子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注曰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羣老無數其禮亾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文王世子又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合此二注觀之而養老與鄉飲酒分合可見矣席位如鄉飲酒之賓介衆賓此同乎鄉飲之始也

如息司正之徵先生君子此同乎鄉飲之終也其事主敬故同乎賓介衆賓所以明尚齒尚賢之一致其儀主減故同乎徵先生君子所以見不以筋力爲禮之精意尊之之極曰天子必有父曰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曰登歌清廟此天子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王制於鄉之不帥教者習射鄉以化之於王子國子之不帥教者亦習射鄉於大學以化之天子何以習鄉飲正謂行養老之禮即是鄉飲故鄭注前後統云習禮以化之此亦天子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文王世子注曰天子飲酒於虞庠郊人得酌天子堂上之尊

以旅酬正謂養老於虞庠也文王世子注之虞庠謂國之大學上庠非小學此亦天子養老郎鄉飲酒之證也行葦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焉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又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旣序賓矣有醇厚之醴酒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爲養之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也此亦天子養老郎鄉飲酒之證也邠風毛傳曰饗鄉人飲酒也其牲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此學校與鄭風學校皆謂國之大學而行

鄉飲酒之禮此諸侯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詩泮水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此亦諸侯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周禮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鄭注王制云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此卿大夫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孟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此士庶人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說文解字廱下曰天子饗飲辟廱泮下曰諸侯饗射泮宮矦下曰春饗所射矦許謂鄉人飲酒爲饗此亦夫

子諸侯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月令大飲烝注亦謂大飲羣臣於大學以正齒位引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又引毛詩朋酒斯饗之文此謂大飲羣臣養老鄉飲酒皆於此焉在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敬老尊賢貴貴於尚齒中有貴貴黨正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是也尊賢中有尚齒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論語杖者出斯出矣是也尚齒中有尊賢鄭注王制曰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是也養老與鄉飲酒異名而同實亦異實而同名故鄉飲酒義曰所以明尊長也所以明

養老也鄉大夫之鄉飲酒與黨正之鄉飲酒異實而同名一尙賢一尙齒也鄉大夫之賓與以德行道藝之優劣爲賓介衆賓之差而不以齒黨正州長則以齒之大小爲賓介衆賓之差也戴記之食三老五更乞言惇史與秋食耆老亦異實而同名食三老五更者尙齒尊賢之極致也戴記秋食耆老與春饗孤子竝言仲秋養衰老與孟冬恤孤寡竝言周禮之饗耆老孤子士庶子三者必類舉此則尙齒之意所波及而不主尊賢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記王制備言有虞夏后殷周之養老祭義備言有虞夏后殷周之上齒謂鄉飲酒

也鄉飲酒古謂之饗凡飲賓之饗皆於此義引伸之亦謂之飲酒而不言鄉猶鄉大夫州長黨正言鄉飲酒禮但言禮也黨正曰屬民飲酒於序詩泮水曰在泮飲酒王制之注曰鄉謂飲酒也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文王世子注曰天子飲酒於虞庠詩泮水注曰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行葦箋引飲酒之禮射義注曰孔子射先行飲酒之禮此等飲酒皆謂鄉飲酒皆謂養老也而世有鹵莽滅裂之徒謂說文廱下泮下之饗飲饗射必非鄉飲酒文王世子注云天子飲酒於虞庠亦必非鄉飲酒其亦所謂冥行擿埴者夫

## 與顧千里書

孫頤谷志祖據北史劉芳傳證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西當作四尊校以爲不然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尊意謂此四當作西以合王制今按唐孔氏釋祭義四學爲四代之學入學謂入四學中之西郊虞庠以一承四於文義不安鄭之以四釋四絶無矯强然則四學不如孔所云四代之學也況王制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

於西郊此西郊必四郊之誤何以言之倘鄭本西郊則依上文下庠左學小學也之例云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足矣何必分別夏之西序周之虞庠所在之不同乎惟夏之西序在西郊周之虞庠則四郊皆有之故必分別言之冝以是言之祭義無譌字王制經注皆有譌字鄭本必然作四劉芳崔靈恩杜佑所據王制祭義經注作四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皆不誤孔穎達於王制據誤本不解鄭意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不成文理於祭義又不用鄭注本義援引四代之學而入學爲入西郊虞庠皆未妥協先師東原云凡攷一事勿以

人之說祓我勿以我之說自祓故不敢闕而不言服郎
面談爲屬

附顧千里第二札

廣圻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前得來札知𢌿然採納不意又著大說一册變本加厲此甚非所望於大君子也何則大說於經之明文鑿鑿者抹殺之曰譌不計其爲一見再見若合符節也於注之明文鑿鑿一見再見亦若合符節者又悉抹殺之曰譌於正義之累累見貫也孔也無不若合符節不能謂之譌者則又換一法悉抹殺之曰誤然後煩稱博引他經他注之非有明文者爲之自立一說以就所欲說然細按所立之說絕非其經其注之本旨又假借於他家之異

義者以斷章取證而不計其爲牽合此等種種於大
說所謂解經之道豈可云當如是淺學且知之高明
諒非不知也乃銳意爲之誠所未諭夫凡經說之有
不同而不容輕用彼改此者何勝一二鄙人之指在
恩適齋筆記不過以西郊還之自古相傳至唐賈孔
所受之經與注而已不過以四郊還之劉芳皇侃崔
靈恩而已至於芳引肅注郎在表中皇氏時乖鄭義
久經論定皆非鄙人所能空造不過據此欲聽其不
同而不容輕用彼以改此而已有何必不是者亦誠
所未諭況不改賈孔所受之經與注實於他經他注

之本旨苟非自立一說岡不四達而不停有何必不可者亦誠所未諭且某侍御之初說祇及王制經彼看劉芳傳時糢糊於西四不同之故又未詳考諸經注正義而信口談道不出近來輒依他書以亂本書之陋習耳雖無足深論但其禍漸涉於紊經故筆記附訂於考祭義注之後亦不加顯斥以爲使其知尚有內則經王制注祭義注賈孔二疏明文累累重規疊矩不踰於此或未遑覓質下筆也今大說反將凡所舉出者遇一經改一經遇一注改一注遇一正義掊擊一正義其餘於祭義經西學等又用六經注我

之故智以就所欲說連篇累牘期於滅西立四而後止此實幷非某侍御所及料也鄙人之期期不可者愛護經注正義亦即所以愛護閣下方冀仍然開悟將大說拙辨拉雜摧燒歸諸太虛則盛德未失爲日月之更而經注正義與閣下咸受其福若竟銳意不解鄙人懼矣不敢面從亦不敢更竄正恐明文自在斷不因欲抹殺而便抹殺也天下後世必皆知經注非如是其謬者必皆知正義非如是其誤者必有知鄙人非漫然伎孔者必有能詳觀他經與注而知其本旨云何者必有能剖白異義而知其非可假借者

願垂三思無任禱切廣圻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十二

月一日

荅顧千里書 己巳

足下爲張古餘作禮記考異僕見立說多乖謬偶舉祭義天子設四學注一條札示亦朋友規諫之義也足下札復乃云某侍御糢糊亂道今大雅之言爲一時宗信不當揚其波夫頤谷僕非有淡交也況學問之事正惟淡交愈當相切切下丁也卽頤谷而在其說苟非必以相告也足下成言姑無論義理之是非說經之事與朝廷議政同平心討論可矣程子所以責荆公者足下其亦聞之矣今頤谷既往足下謂其據南史劉芳傳所引王制祭義皆作四郊證今本禮記作西郊之非其說爲

謬頤谷果謬也足下當舉其姓名而正其說不當隱其姓名斥其糢糊亂道凡隱其姓名者必其人品有玷爲之淡諱又或其人有權力恐或取禍頤谷已死其家非有權力也其過止於說經有誤非人品之玷也而足下隱其姓名者何居凡今人及古人所說之是非皆當平心易氣分析其孰是孰非不當用詬詈之言曰糢糊亂道古人文集中曾見有此種否其故由於驕傲性成且僕在杭州時知足下爲頤谷所疎忽故以此報之一見上阮雲臺書再見爲古餘所作考異三見荅僕書是以講經爲修怨之捷徑也如此居心倘有人品否如此校

經尚可信從否前札論四郊西郊之是非僕以爲不在爭訐也故作禮記四郊小學疏證一篇呈政其言可謂詳矣今乃復得手札痛貶僕之謬於鄙說中駁千里一條謂不敢冒認別易一說以充之業觀所易乃更謬何也云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以周小學在西郊爲殷大學在西郊發凡也然則經何不云右學虞庠皆在國之西郊爲徑損其辭而乃以殷周異代小大異制者發此不可解之凡哉其餘紕繆亦既見於疏證不再言矣足下云某侍御不過一時糢糊大說乃至過一經改一經頭谷亦不料至於斯極夫校經者將以求其是也審知

經字有譌則改之此漢人法也漢人求諸義而當改則改之不必其有左證自漢而下多述漢人不敢立說擅改故博稽古本及他引經之文可以正流俗經本之字者則改之東原師嘗援攷異文以爲訂經之助令其族子時甫及僕從事於此而稟未就似此小學在西郊有王肅劉芳崔靈恩皇侃杜佑所引經注皆同有王制郊在六鄉之外六遂之內故左右鄉互移而後移之郊而後移之遂鄭注習禮郊學斷非專在西郊可證亦既當改之大顯白者矣且以鄭注文理而論王制云周之小學在四郊者以別於前代學之在西郊也祭義云四學

謂周四郊之虞庠也者以四釋四絶無轉折也而足下乃欲堅執孔本之誤耶足下從僕講學有年所得者剿其粗迹而已其精者不欲聞也然予昔所事師艮庭先生其注尚書改字當幾許足下其亦見而知之否耶今足下乃云援他書改經爲陋習爲紊經足下當年何以師此紊經陋習之師師死而後背之也足下向語蘇州諸友袁又凱黄蕘圃輩云吾學得諸茂堂先生但僕從來治經如是不知足下所得我者何也足下謂僕所據大戴禮及王制注皆用斷章取義法是足下竝未知斷章二字出處也賦詩斷章春秋左氏傳盧蒲癸語所謂

賦詩斷章者若子展賦草蟲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皆不計其本義而竊取以爲義也若僕之援保傅篇本書明言小學而以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釋之下又言帝入太學以別諸小學其書顯白可徵故劉芳本之云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引其文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崔靈恩亦本之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四郊以方名之在國中者謂之大學又劉芳引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又皇侃文王世子疏云四郊皆有虞庠又皇侃祭義疏亦同王制移之郊注云爲之習

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注云謂論說於郊學皆小學在西郊之實證祭義天子適四學即大戴之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也即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也凡若此等初何嘗有分豪假借違其本義而斷裁附會者足下乃以爲斷章取義耶是並未知斷章二字出處也謂僕有意改經委諸譌委諸誤及祭義注西學小學也爲西郊之明證則又用六經注我之故智是下讀書至三十歲乃尚不解六經注我四字故智二字耶六經注我者出宋史陸九淵傳陸象山氏不欲讀六經謂可使六經所云皆合於我所爲也故智者謂其人

之故我也今僕七十三矣何嘗宗象山何嘗有此故我耶援引大戴周禮以注明西學祀先賢是爲不讀六經者耶凡校書者欲定其一是明賢聖之義理於天下萬世非如今之俗子誇博贍誇能考覈也故有所謂宋版書者亦不過校書之一助是則取之不是則卻之宋版豈必是耶故刊古書者其學識無憾則折衷爲定本以行於世如東原師之大戴禮水經注是也其學識不能自信則照舊刊之不敢措一辭不當捃摭各本侈口談是非也今足下爲禮記攷異旣不敢折衷定本乃欲談是非耶果能談是非則何不折衷定本也足下昔年爲

列女傳國語校語尙就正於僕故雖畧而謬尙少今乃自謂學識已到十分國策之謬已多可議禮記考異襲諸所聞者則無誤其餘展卷可摘尙未徧讀也儀禮注疏依朱本刊成足矣愼勿謂天下無識者爲攷異以誤後學以使識者詒古餘也東原師云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正謂此足下云不如將大說鄙札拉雜摧燒以泯其迹歸諸太虛庶經注正義咸受其福嘻異哉未聞以講經之事比諸悖逆之言欲摧燒泯迹者僕非足下是正當布其說於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知僕如此紕繆足下如此通經以定西郊

之說以爲禮經之助何爲而欲一玉一石拉雜摧燒之也非有所媿恧於中詭其辭以相誆耶又云天下後世必有知其是非者僕亦云僕若有過布諸天下後世使人品評之是乃爲君子之過而非小人之過顏氏家訓曰今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子朱子小學取之顧涇陽誨錢牧翁曰汝自謂讀書多我有書二本汝卻未讀乃小學也未有無人品而能工文章者足下姑讀小學何必一再言死弄死弄以相謝哉玉裁白

# 附顧千里學制備忘之記

王制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鄭注未有郊學二字金壇段氏茂堂四郊小學疏證遂據爲立說之根本以申虞庠在國之西郊必當改經之西作四愍謂此二經眞乃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意遭此附會紐合也試終言之王制此經之文云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下卽接云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下又接云不變移之遂如

初禮經四番習禮下三番言如初禮者皆如第一番之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也鄭注云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注第二番之如初禮云亦復習禮於鄉學注第三番之如初禮云又爲之習禮於郊學注第四番之如初禮云又爲習禮於遂之學然則射也者固鄉射禮也鄉也者固鄉飲酒禮也合儀禮周禮禮記觀之鄉射在州序鄉飲酒之正齒位在黨序而二者亦可就鄉學行之而已從未嘗有鄉射鄉飲酒而行之於虞庠小學者也周之學制天子大學一在王宮之東小學一在西郊

鄉學每鄉有一州序每州有一黨序每黨有一遂與
鄉同諸侯大學一在西郊小學一在公宮南之左與
天子相變而其有鄉學以下則同三禮明文纍然具
在大學小學者學之一類也天子諸侯主之者也鄉
學州序黨序遂學者學之又一類也鄉大夫州長黨
正遂大夫主之者也凡此二類劃然分別非可雜糅
也凡大學小學中所有之禮與鄉學以下中所有之
禮三禮明文莫不具在亦劃然分別無一事可以雜
糅者也今段乃將此射鄉二事本來祇得行之於鄉
學以下者忽躋而習之於虞庠小學解經如此不亦

異乎試問此說在三禮會有之否即羣經中會有之否且使鄭之注經四番習禮纍纍如貫珠者劃其前二番後一番屬之鄉遂之學劃其中之此一番屬之小學衡𣗥錯戾如斯已極鄭何至方注移郊如初禮時便忘卻上文爲射禮鄉禮耶何至竟忘卻射鄉與虞庠小學無可相牽涉耶解注如此不亦異乎夫周禮之百里內爲六鄉者地居四同并國中及郊共爲六鄉也國中爲鄉界之內者郊爲鄉界之外者皆有鄉學州序黨序鄭注此一經首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末云又爲之習禮於郊學一氣貫下此郊學者是鄉

界之外者之學明爲鄉學州序黨序之在郊者也前
兩番鄉學是鄉界之內者之學孔氏正義言其爲國
中之鄉學州序黨序確不可易通前後四番皆是習
射鄉於鄉學以下一類之學也如是而此注與上下
注纍纍如貫珠如是而此經與上下經纍纍如貫珠
何可誣鄭而武斷之一則曰所謂郊學者蓋卽此四
郊之虞庠再則曰不云西郊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
以爲周小學在四郊乎何可因此又誣經而武斷之
以移之郊與虞庠在國之西郊二經之劃然兩類者
攙成一類冒鄉學州序黨序之在郊者以虞庠之名

而證其不止在西郊一處不知此乃每鄉有一每州有一每黨有一並非每郊有一洵不止西郊一處又豈止四郊四處卽極其附會紐合終不可通也何可因此又創爲虞庠小學在遠郊百里之說憑空誣鄭而曰然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在六鄉鄉學之外六遂遂學之內云云吾見自有鄭注以來從無謂虞庠有四各在遠郊百里者卽鄭君以外亦從無謂虞庠在遠郊百里鄉學外遂學內者較王肅去都五十里之說不可通尤甚是僅當稱段謂而竟稱鄭謂武斷極矣恐經之與鄭於此諸端正當如疏證所言不

能侻首受誣也賈孔撰疏及正義大學小學所在以及鄉學以下所在條理秩秩無少淆溷可謂精於治經者矣可謂淡於鄭學者矣可謂洞究周家學校之大典者矣段因其不便於已說乃恣意捂擊其所大書深刻甚至云雜孔賈之謬說嗚呼二家論定不謀同詞全書爾然海內豈乏目驗心通者吾不知其孰爲謬說也僕自問所學未及賈孔但夙載潛心粗涉三禮亦復詳稽載籍參會羣言識大學小學之自爲類鄉學州序黨序遂學之自爲類而各有其所在之處識射鄉二事不容與虞庠小學相牽涉以爲論學

制者必先明乎此然後問途有所始見疏證初稿時
卽用此意規止段段且距且怒今仍下筆記之者取
備他日遺忘耳不欲與疏證喧爭於務爲相反以後
息勝也故疏證一切之失雖有如所云上東上西乃
注家之言非經有明文乃段之誣鄭而且公然捂擊
鄭者與夫剸截大戴禮而破其義幾謂舉世可紿莫
知覆檢者俱不復加以辨正其餘枝葉尤不欲詞費
而西之不可改四先詳思適齋筆記及荅段書兩通
中唯天下之志在明經者倘值互相剖析則必發偿
陳書手畫口講逐一無隱矣戊辰正月初十日元和

顧廣圻書於楓江僦舍

壻龔麗正校字